

沪剧是唱出来的上海话，是代表上海城市独特形象的戏剧。在文化繁荣发展的今天，研究沪剧的历史，推动沪剧新的发展，是上海文化建设应有的命题。

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沪剧，渊源于浦江两岸的民歌俚曲，后受其他民间说唱及戏曲影响进入花鼓戏时期，清末形成上海滩簧。文明戏时代，发展成为小型舞台剧中曲。1941 年上海沪剧社成立，申曲正式改称沪剧。上海解放后，沪剧创作和演出进入新的繁荣期，剧目丰收、人才辈出，舞台艺术水平大大提高。1960 年 4 月，上海市人民沪剧团晋京展演，获文化部和 中国剧协表彰并被授予坚持编演戏曲现代戏的“四面红旗”之一。“文革”中，沪剧遭受严重摧残，所有剧团编演人员几乎全部遭到冲击和批判，剧团被迫停演或解散。改革开放后，沪剧逐步恢复生机，创作演出了一大批深受观众欢迎的新剧目。进入新世纪后，受都市文化大环境的影响，沪剧面临新的困

生活是七彩世界。彩色的世界调和到最后，就呈白色。白色也是一种颜色，是生命到最后与生活讲和的颜色。许多人伤悲白发，以为这是人生的暮年，其实大可不必。我们反过来思忖，一头白发，不也证明我们活得那么的长久，而非夭折么。青春永驻是不可能的，若有的也只是标本。所以白发是履历的证明，我们大可以用欣欣然的姿态来迎接它。聪明人是不怕白发的。白色是一切色彩的衬底。它是时间的漂染，也是阳光的积淀。白发虽白，却是人生浓墨重彩的一笔。缺少这一笔，许多人的以往人生几乎轻为随意的涂鸦。

白色的头发看上去质量最轻、最细，它意味着超然、淡定、解脱，因为它明白，任何绚丽色彩的归宿，都归于平淡。

白发是阅历，是人生。有些人，把头发染黑，实在是不解人生况味。不该上心的事不要去上心，必会到来的事就笑颜相迎，这样的人生才精彩。何况白发的心境有一种趋向，长着满头白发的人眼睛里看到的世界，满眼都是美好。

白发也代表一种力量，它是挡不住的。起初我们看到白发，都会拔之，但最后总是我们向白发妥协。即便染了颜色，但它根部的本色依然不能动摇。到最后，我们彻底投降。所以我们大可以任其不由自主地生长。

白发最软，像是心灵的折射。人老了，心淡了，头发的色彩就消失了。但不要以为他们弱了，其实这才是他们内心坚强的本色，因为白发是人生的资本。贝聿铭说：他遇到困难是不低头的，只不过如竹子弯弯腰而已。

没有白发，本身就是缺憾。海是不属于中年人的，这里不是青春肌体展现的场所。同样，暮年而光艳，违背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。而白发，是成熟的最明显的标章，一如稻子的低头。

我有时甚至会以，白发的淡然的心境，是世界的本原。你看，树叶到老了，色彩就变浅了。头发到老了，就发白了。甚至月亮到了夜里，也白得更明显了。

我们最该担心的是老得太快而智慧长得太慢，而不是头发是否变白。白发本来就是时光在生命的年轮里，在智慧的海洋中过滤的结果。

人生不到白发而终，是为夭折，那是人生的悲哀。



难。从最早的花鼓戏到当代沪剧，沪剧走过了 200 多年艰辛发展的历程。

沪剧是从田头山歌发展而来的戏曲剧种。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，它逐步形成了重视深入生活，抒发内心世界，形体塑造

老上海的沪剧

朱争平

人物，表现时代气息的艺术特色。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，涌现了一批优秀剧目。如花鼓戏和滩簧时期的《女看灯》、《卖红菱》、《拔兰花》等，申曲时期的《离婚怨》、《杨乃武与小白菜》、《阮玲玉之死》等，上世纪 40 年代的《魂断蓝桥》、《骆驼祥子》、《家》、《雷雨》等，全国解放后的《白毛女》、《罗汉钱》、《赵一曼》、《金黛莱》、《母亲》、《星星之火》、《鸡毛飞上天》、《芦荡火种》等。改革开放后，《金绣娘》、《张志新之死》、《一个明星的遭遇》、《东方女性》等一批新剧目在历届上海戏剧节和全国汇演中获奖，其中《清风歌》、《今日梦圆》分别获文化部新剧目奖和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。

在沪剧的发展过程

中，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班社剧团，涌现了一大批优秀演员。20 世纪比较有影响的班社剧团有：成立于二三十年代的大阿宝班、少兰社、新兰社、福英社、紫云社、新雅社、婉社儿童申曲班、施家剧团、文滨剧团等，成立于 40 年代的上海沪剧社、中艺剧团以及上艺、勤艺、

努力、艺华、爱华沪剧团等。上海解放后，除上海市人民沪剧团、长江沪剧团等外，宝山、徐汇、长宁等区都在一些老沪剧团的基础上重新组建了区级沪剧团。施兰亭、邵文斌、丁邵兰、范志良、筱文滨、施春轩、杨月英、丁是娥、顾月珍、解洪元、邵滨孙、石筱英、王盘声、杨飞飞、汪秀英、王雅琴、马莉莉、茅善玉、孙徐春、陈瑜、吕贤丽、钱思剑等是沪剧发展不同历史时期涌现出的著名艺人，他们为沪剧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沪剧以长腔长板、三角板、赋子板等为基本音乐唱腔，曲调优美，富有江南乡土气息。申曲是沪剧唱腔发展的重要阶段，改变了滩簧早期唱腔平铺直叙的缺陷。申曲改名沪剧后，随着剧目的发展，不同流派的沪剧唱腔开始形成。上

近读傅山论书，说：“作字先做人，人奇字自古。”又说，“予极不喜赵子昂，薄其人，遂恶其书。”（《霜红龕集·作字示儿孙》）因赵孟頫本是赵宋宗室之后，入元后做了元朝的官，且封为魏国公。这在明末遗民傅山看来，是丧失民族气节的行为，所以“薄其人”。总之，十分强调书品与人品的统一。

然揆之史实，书品与人品不一致的，代不乏人。即以与傅山同时代的王觉斯而论，书法无疑是第一流的，尤其是行草，飞腾跳掷，苍郁雄畅；但晚节不终，以明末高官而降清，遂耻于士林。还有张瑞图，书法沉着犀利，气势雄强，可是谄媚魏忠贤，也是人品低卑之流。明代之前就不必说了。再之前，为宋，就有两个大人物：徽宗和蔡京。徽宗的“瘦金体”清劲娟秀，意度天成，自唐以来，一大创造。可是却是个昏庸的皇帝，最后落得北虏于金，岂仅是丧权辱国而已！蔡京则是著名的奸相，但据张丑：《清河书画舫》云，宋四家“苏、黄、米、蔡”的“蔡”，原指蔡京，因其奸毒不可为人师而易以蔡襄，由此可见他的书法之高。降及近世，郑孝胥是书界名流，却是罪恶昭著的大汉奸……

虽然书品高而又人品高者，亦不鲜见，唐有虞世南、颜真卿，明有黄道周、倪元璐，傅山本人也是。但“人奇字自古”恐未必皆如是，而“作字先做人”，我看还是第一要着。做人第一，书次之：字不妨写得差些，而人是不可不讲气节、不顾廉耻的。

妈带着到处逛街，我想美国人能做到的我也可以做到。推她去超市，因为宝宝太小了，很多人驻足，都说她可爱，我自豪地说：“对呀，出生刚一个星期。”

中国人眼中最重要的月子里，我并没有天天卧床休息，宝宝睡觉了，我就做简单的饭

大胆尝试“美式月子”

吴 颖

菜，收拾房间，不是说我能干，我和国内的闺蜜打电话说，我这是入乡随俗，这里的人都没有坐月子的习惯。

一个月过去，宝宝很健康，也很好带，我自己坚持母乳喂养也瘦了很多。女儿三岁那年我老公博士毕业，我们回到国内，女儿养得一点也不娇气，我也恢复得非常好，没有一点月子病的征兆。



施爱的勇气

二十年前，我做过一次为上海的白血病儿童捐娃娃的活动，那时捐出娃娃的人们热烈讨论过，助人这种行为给自己的快乐是显而易见的，但接受娃娃的孩子们却渐渐去世了，我们是否也有利用他人之嫌。这个志愿服务他人的目的，究竟是利己还是利他的问题虽然苛刻，却也有着九十年代的纯洁。

二十年后，为乡村老师们捐飞机模型，在乡村老师们的温柔鼓励下，我们好像他们的学生一般只管努力，只管咧开大嘴笑就是了，更为单纯，也不再十分追究利他中的利己。也许这是志愿服务成熟的标志。

爱别人总是比被别人爱要难得多，也要值得得多。施爱的勇气不是每个人都有的，也不是每个人一辈子里一定能有一次的。

海解放后，沪剧音乐在基本板腔系统的运用方面，在传统曲牌小调的继承发展方面，在吸收融化兄弟剧种的唱腔音乐方面等都有了改革与创新，出现了流派纷呈、盛况空前的局面。代表性的有：石筱英创造的以抒情委婉为特色的石派，丁是娥创造的以瑰丽多变为特色的丁

派，杨飞飞创造的以凝重深沉为特色的杨派，汪秀英创造的以活泼流畅为特色的汪派，顾月珍创造的以哀怨刚稳为特色的顾派，邵滨孙创造的以激昂高亢为特色的邵派，解洪元创造的以浑厚苍劲为

书品与人品

羊 休



外乡来客(中国画) 张渭人

但我的闺蜜是去年生的宝宝，因为是高龄初产，家里都紧张得不得了。本是外企白领，产后却坐起了代代相传的老式月子。婆婆、妈妈轮流服侍在侧不说，家里还高薪请了个月嫂全程护理。我去探望她的时候，发现她起床如厕也要人搀扶，全身肿肿手上还隐约有一股馥味，看来还是坚守着“不洗头、不洗澡、不刷牙”的“三不”老观念。闺蜜还向我抱怨说，8000 元聘请的月嫂还是不令人满意，这已经换了第三个了。我们说话的时候，那个小宝贝一直不明原因地在哭。最近还听说在京沪两地出现了“天价月嫂”，她们的月薪已达 1.5 万元，甚至高于一个医学博士。

我在这里讲述自己在美国生养孩子的经历，是想让各位新妈妈不要太紧张，如果你有自信，不如也试试“美式月子”吧。

束手无策的时候，不妨到书里找找答案。

那天早上，虽然冬天的风很大很凉，我们一家人还是去了滇池边上的海埂；想去看看过去曾经作为游泳场地的沙滩、栈桥，以及水边上那一排排迎风昂立的古老桉树……

快接近滇池边，就能听见那大风催动浪涛凶猛地扑打堤岸的巨大响声。我似乎又感受到了那“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，喜茫茫空阔无边”的雄伟气势；既感熟悉又有些陌生；自从滇池水被严重污染后，我却有 20 多年没有来过这一带了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我是滇池上的常客；春夏天气晴朗的假日，与三五友朋雇一条小木船，划到深水处停下，在碧水蓝天间谈文论艺，朗诵自己的作品，看飘忽于湖上的白云和忽近忽远的点点白帆，身心也会如湖水那样澄净，把一些不应有的烦恼都忘却。划船的多是很能珍惜时光、勤奋劳作的妇人；我们谈论诗文时，她就静坐于船头缝鞋、绣花，那姿态如一尊柔美的雕像，与刚才挥动手臂、大力划船的强烈动作完全不同。我常常遗憾自己不是画家，不能把这些蓝头帕红袄、脸色黑得妩媚，但又动静分明的船娘画下来。

“文革”初期，心情郁闷，又无处倾诉，只能去往水天空阔处散心；我经常是 5 点钟就起床，骑三四十分钟车到海埂，从伸往深水处的长长栈桥上跃下水，一边游一边看晨雾从黝黑化为淡紫、再变幻为鲜红明亮；心身也会处于一种轻松愉快中，暂时忘了“文革”的喧闹和那令人惶惑的未来，只想放松地浮游再浮游。

但是这“逍遥”的日子并不长，我很快被“四人帮”在昆明的爪牙投入监狱；美丽的滇池也难以逃过那“文革”浩劫。在那个既缺乏环保意识又专横跋扈的“省革委会”主任的策划下，一场所谓“围海造田”，把滇池边那些能过滤脏污的湿地都填平了。从此一派清波日见混浊，污染不断加剧。

我们这天来到海埂，恰好从北方来昆明过冬的海鸥也来滇池了。

红嘴鸥、黄嘴鸥、黑嘴鸥一群群地在水边翱翔，如万片雪花在灰黑色的水面上起落。有人给它们抛掷食物就会熟练地凌空接住；见你是诚心喂食，没有伤害之意，还会大胆地飞往人们身边，悠然地啄食散落于地面上的面包、馒头屑。鸥鸟们群意识强，不贪婪也不抢占地盘，吃饱了，就会在领头鸥的引领下陡地飞起，去往远处水面长久盘旋，让另一群海鸥来岸边寻食。它们得时时矫健地展翅高飞，因为过了冬天，还要长途远行飞返大兴安岭以北。

海鸥给这海埂的水边增加了情趣，尽管油污一阵阵涌来，我们还不愿意走开，长久看着鸥群飞来飞去。

从前的堤岸上经常是钓鱼的人逐一排开；这天的桉树下只有一个人在孤零零地钓鱼。他紧裹着雨衣，看不出年岁，只觉得是个熟练的钓翁，而且鱼竿不是一根而是长长的两根，风浪一阵阵扑过来浇在他身上，他也不退缩，一直坐在小凳上专心地钓着。我很诧异，滇池水这样脏，近岸的鱼虾早不能吃了，他钓去干什么？莫非是从前几十年在滇池上悠闲垂钓的过往难以忘怀，还在执著地追寻？

这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安慰方式吧？我们沿着堤岸缓缓往东走，去寻找那伸进水中的栈桥和在印象中布满彩色细石的沙滩。长久失修的栈桥塌进了水里，沙滩、堤岸长满了杂乱的荒草。看来已有很久没有人来过这里了。

我抬头观望岸边那一长排高大苍劲的古桉树，不知道它还记得我们这几个从前常来这里的朋友么？

我多想在今后的夏、秋又能在滇池里游泳，游得远远的，去感受那水天空阔的意境。但是滇池的现状，哪个敢下水？不过人们已经认识到不能再继续损害这“高原明珠”；这十几年，有关部门已经加大了治理

滇池的力度，水质恶化初步得到遏制，但恶水色明净的那一天能早些到来！

闲吟集

赵首先

屯溪老街①担挑云吞品记

横斜石板出深巷，
老街风来一担香。
戏水云吞花生雾，
向东微醺过江。

注①：屯溪老街位于黄山市，北依华山。

无题
吴王金钩越王剑，
血色夕阳染征鞍。
虽说青山收忠骨，
爹娘却失好儿男。

那五百里滇池

彭荆风

